

情系西藏

(组诗)

■ 碧青

走过西藏

心儿像神鹰一样掠过白云,越过
雪域高原的最原始的苍茫
我的神思也刹那间长出翅膀
在南迦巴瓦峰
在遥远而圣洁的喜馬拉雅山
在纳木错,美丽纯净像蓝色水晶一样的湖边
在林芝燃烧的桃花林
以及春意葳蕤的鲁朗林海
作一次永不疲倦的旅行

白雪和牛羊覆盖着的峰岚
你是特底斯古海上的圣塔吗?
我在岁月的风中仰望你的海拔
我分明看到了沧海桑田
看到了芸芸众生,历史的演变
神性和不堪回首的苦难,包括
一些令人热血沸腾的解放军的脚步和人们的欢歌
亘古不变而十分清晰的是
大昭寺的朗朗钟声
穿越那一片葳蕤的青稞地
拉萨河缓缓流动
把雪域的圣洁和人世间

一个个虔诚的祈祷拍上
终于感动了神灵
换来了那遥远而神秘的天堂
那无比甘醇的雨露,以及
异常绚丽的彩虹

日喀则,心灵的家园

在日喀则,那长满青稞的家园
秋天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蹀躞而至
大片大片的青稞地
总是泛满浓浓的金黄耀眼的色泽
在九月的山野和冰川的白云飘过之后
丰收的喜讯息便悄然而至
在风情浓郁的藏乡
汉子们收割土地的丰盈
不远处,藏民同胞们在跳锅庄舞
歌唱丰收

在经幡舞动的家园
醉人的秋风拂动着藏人的衣裾
河谷或山野间,成熟了的青稞诱惑闪现
演绎着一段段关于秋天收获的故事
阳光非常直接,穿越青稞
那天生密集的芒刺

群山相接,阡陌交错
在浓浓的青稞的气息中,拖拉机的叫声
一声声,一声声诉说丰年

在酥油茶飘香的家園
停息了藏人那摇老了岁月的转经轮
唱出了玛尼堆一样古老的歌谣
同胞们在田畴间挥汗如雨
挥动着镰刀收割着青稞
仰望河谷和坡地,牛羊和青稞
伴随着吉祥盈满每一个秋收的日子

在盛产藏歌的家园
年轻的姑娘把洁白哈达献给远方客人
让人们心中,在雪域中享受着暖暖阳光
且歌且舞,许多关于稼穡的故事
一首首有关乡村与农业
都化作青稞酒一样美丽香醇的歌谣
随着乍起的风儿传向远方
令许许多多身处异地游子
泪沾衣襟,夜夜思乡

野牦牛

在阳光一样圣洁的雪域

风在恁恻经幡飘扬,大地安详
一群飞奔的野牦牛
在我用目光围成的栅栏里肆意突围
扬起了一道道
耀眼的黑色闪电
划破了那茫茫的雪域

进西藏的天路
在茫茫雪域深处无限延伸
黑牦牛,无数黑色的闪电
森林的绿,雪山的白,黑色的闪电
雪域的三原色,迅疾的列车
让雪野顿时生动起来
动静相宜
是岁月里多么动人的画图呀

在美丽的背景里
没有呼呼作响的鞭影
野牦牛踢踏冰封的雪季
那勇往直前的、毫无畏惧的雄姿
分明是肉眼难以窥测的
黑色的流动的钢铁
在猎猎者觊觎的眼光里
奔向那浩瀚江水一样尚不明晰的远方

田园诗作精选

■ 陈泉辛

山花烂漫时

一方锦绣缀白云,樱树高洁不染尘。
遍野花香和鸟语,满山绮丽色缤纷。
东君有意挥神笔,嘉木多情引孟春。
林海仙葩凝望久,人间大美俱无痕。

故园仰望星空

看破心安逸,幽人故梓行。
抬头星子灿,仰望月华明。
爽籁吹衣袂,嘉禾发碧荣。
阶前凉似水,屈指到参横。

观赤壁崇仙观孔教会旧址

扶藜村路树为侑,野鸟催耕唱曲悠。
芳草黄门铺旧址,孺生笔墨化泉流。
家山依旧斜阳外,望海今时碧色稠。
镇日行吟云岭上,先贤不见客心愁。

赞故乡山泉

修竹篁林浴日晖,山幽泉水洗尘机。
嶙嶒巨石流清碧,乳窦涓溜雨雾霏。
架笕控梁浣五谷,穿坡过岭润芳菲。
煮茶待客人称羨,啜饮闲看野鸟飞。

忆童年深秋采银杏果

云木参天势愈虬,垂枝白果万山秋。
飘零金叶飞村落,渐紧霜风助采收。
少壮能攀千尺树,叟童望果百般愁。
槎枒倏地清飘过,橙雨纷纷似瀑流。

陈彩麟夜吟

春宵嫌日短,疾中又逢春。
不盼诗文贵,祈求咏苑珍。
青竹萦紫气,甘露洒松筠。
时落桃花雨,掀帘看翠深。

故乡的拐枣树

西风昨夜到崇丘,丰稔乡村正晒秋。
古木百围黄叶落,陂塘数顷碧波悠。
枝头拐枣甘醇味,树下村童乐逗留。
壮汉攀援摘野果,笑声悦耳引乡愁。

陈彩麟秋色

朝阳腾秀屿,木叶遍山秋。
银杏红霞染,啾鸿竹海悠。
风掀思硕果,蝶舞旋檐头。
纵使春芳尽,秋光不胜收。

竹海雪韵

■ 虎岩居士

我的故乡在一个山骑着山、山连着山的美丽地方,由于地处林区,海拔比较高,气温普遍比山外低好几度。因此,每年下雪要比山外来得早一些。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当过了立冬季节,故乡的冬天便纷纷扬扬地落起了鹅毛般的大雪。那漫天飞舞的雪花给大山披上了白色的羽裳,冰清玉洁,充满诗情画意。

有一年的冬天岁杪,故乡又下起漫天的飞雪,从傍晚开始,一直下到第二天的晚上也没有停歇。当我一觉醒来,推开房门,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粉琢玉砌的世界。站在天井边抬头看天,只见瓦房上覆盖着厚厚的琼花,屋檐上垂挂着晶莹的冰凌。再走到村外,美丽的雪花还在簌簌飘落,在迷茫的竹海中欢乐而自由地舞动着,充满了灵气,村庄和田野铺盖上了一床厚厚的洁白棉絮,遥望门前的大山,也是一片茫茫竹海雪原,环顾四野,青山白了,大地白了,房屋白了,树木白了,柴禾垛白了,池塘白了,田野全白了。放眼望去,村庄又出现一副“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的景象。这铺天盖地的雪,其凌厉的状态,其厚

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塞北的雪,最妙的是,故乡的万亩竹海,那些翠竹被雪絮压弯了枝丫,在大山里弯着不屈腰肢,偶尔承受不住雪凇和冰凌的重量的时候,翠竹也会爆裂,在寂静的山村发出炮竹一样的脆响,惊得山里的野兽和飞鸟四散而逃。

每次下雪,我都非常兴奋,也不怕冷,常常站在雪地中,仰望那雪花空灵曼妙地从天而降,刻意让它降落在我的身上,落在红扑扑的脸蛋上,或者覆盖在帽子和长长的睫毛上,我特别喜欢雪花亲吻我的脸颊,有时候我伸出手心接住雪花,潜心欣赏起来。这美丽无比的天使,洁白而轻盈,在我的手掌的心里它轻轻地融化,瞬间变成一滴明亮的水珠。恍惚间,我就和雪花融为一体了。这一切,让人们忘掉了一切繁琐杂务,一切烦恼忧愁,心里只留一片纯净、一片空明。

雪后的村庄,那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滑雪是我童年最喜欢玩的运动,没有滑雪板,我们自己找来斧头、锯子、木料、竹子自己做,滑雪板做好后,我和小伙伴们飞快地来到带斜坡的路上,放下滑雪板,坐在滑雪板的小板凳

上,一溜烟一直跑到几百米开外的平地上,然后折返回来,重新跑一次,后面跟着跑来看稀奇的小朋友。我反反复复地滑雪,在滑雪板走过的地方,留下深深的辙印。

瑞雪兆丰年,大山里的雪,往往铺天盖地一片一片地厚积成白色的地毯,把山地里几垄青青的麦苗全部覆盖住了。父亲望着远处的田野,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感慨地说:“好大的雪,一场好雪!明年的大丰收!”是啊,家乡的冬季非常漫长,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冰雪期内,大雪封山,神奇雪凇长时间不融化,可以冻死越冬的害虫,雪水滋润庄稼旺盛生长。因此,雪下得越大,对农作物的生长越有利,庄稼没有病虫害,不用打农药施化肥,种植出来的农作物是绿色无公害的。

记得童年的时候,大雪弥漫。我们全家围坐在暖暖的火塘边,静听村里老人们故事,讲琐碎的生活中做人的道理,伙房里热气腾腾,炉边的铁罐里咕噜咕噜地煮着腊肉,灶台上的小酒壶里煮着山里人自己酿造的米酒,火塘里的柴火灰里焖烧着自己种的红薯,香气四溢,一家人边吃边聊,不亦乐乎。大有“绿蚁

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唐诗意境。

开天了,大雪初霁,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把林海雪原照得一片通红,好似电影画面中的蒙太奇效果。雪凇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得更加晶莹剔透,被大雪压弯的翠竹已经悄悄地抬起了那不屈的头颅,伸直了那笔挺的腰肢,马尾松也如释重负地抖落了身上的雪花,露出了一身绿色的春装,在阳光下格外精神。屋檐上的冰柱也开始融化,大山向阳的树林里的雪水汇成了千条万条小溪,滋润着这一方土地。这个时候,大人们七手八脚地清扫院中和村道上的雪,开始收割雪地里面的白菜,女人们忙着把被褥放在竹篱上曝晒。人们心怀着感恩,仿佛这洒落在故乡土地上的片片雪花,就是来年的五谷杂粮,就是山里人丰收的好年景。

离开乡村后,我寓居在城市之中,回忆起故乡的雪,那个纯洁而宁静的世界。故乡的雪,拂去世俗的尘埃,让心灵更加淡泊和从容,陶冶了我的情操,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乐。故乡的雪,我想永远地拥抱你的纯洁与奉献。

岁月如水

■ 李瑞民

外甥的摩托丢了,贷款买了小车,邀约我们春节去升钟水库游玩。正月初二,终于成行,九点,从剑阁县长岭乡玉台村出发,途经南部县、阆中市,下午两点回到剑阁县涂山乡迎新村。一路青山绿水,村舍小楼。不经意间到大坪镇,我吩咐外甥停下车来,寻找儿时的记忆。

1977年,春节过完,回娘家省亲的二姐就要走了,那时她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姐夫在一个国营建筑公司工作。一天早晨,我站在床前看他们给小外甥穿衣起床,姐夫说他们那里很好,土地平整,不愁吃穿,还可以上学,当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我主动说想去他们那里,父母收工回来后,他们说了我的想法,父母犹豫一番就同意了。

正月初十,我们在午饭后赶到了大坪镇。父亲没吃饭,也没休息,对我们反复叮嘱,就赶紧往回赶,他要摸黑住到老家邻村他外甥家。我们却被滞留在大坪,住在一个现在看来很破旧的旅馆里,姐夫天天跑去问车,总是失意地回来。第一次见到了汽车,听见响亮的喇叭声从山那边传来,我就胆怯地往山坡上跑。在供销社,第一次看见模型飞机、轮船等琳琅满目的玩具,久久不愿离去,但身无分文,又无法向姐与姐夫开口。广播里唱着“正月里闹元宵,金箍绣开了……”后来才知道那首歌名《绣金匾》,但当时觉得好听极了。第一次走那么远,第一次看见街道上有那么多房子,第一次远离父母,既感到新鲜又心焦。

四天后,终于搭乘一辆货车离开大坪驶向盐亭,又两次换车,在月夜下步行至半夜,到姐夫家三台县西平区时已夜深人静,第二天起来,就是正月十五了。远离了故乡,远离了亲人与伙伴,时间过得真慢。至秋时,我与二姐每日午后去砍回梁上木柴,收拾好行装,写信与父亲约定了归期,那时二姐有身孕,准备回娘家生小孩。车很顺利,第一天歇在盐亭,第二天未吃早饭,天没亮就乘车,上午就到了大坪,匆匆吃了饭,就往家赶,正是秋种时节,午时的太阳火辣辣的。二姐背着背篋,里面装满物品,我用背带背着外甥在崎岖的山路上爬行,又饥又渴又累,我实在坚持不住,大哭起来,二姐只好把孩子抱在胸前,我脱掉了长裤,又艰难地爬行,二姐抱一会,我又背,我们都精疲力尽、气喘吁吁,黄昏时终于在转过山嘴就可看见我老家房子的地方,我们和父亲不期而遇了,我们几乎是同时看见对方的,在父亲惊讶的目光里,我瘫坐在地上。父亲是按二姐信上约定,准备那晚住在邻村他外甥家,第二天上午赶到大坪,下午接我们回来,不想我们比他快了半天。到家时,天已完全黑定,母亲栽油菜刚回来,还没开门,听见我们的声音,叫着我的乳名,又惊又喜。

到第二年春天,我才复学。这大半年除了看了二三十本连环画,就是二姐参加队里劳动,我就背着小外甥在邻居家窜走。小外甥住院时,我就没有上学,耽误了一年光阴,仍然难以吃饱饭。但就在这年之后,我突然长大了很多,复学后学得很轻松,在村小班上稳居第一,在全公社也几次获奖,小学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入重点初中。

不想三十六年后再来大坪,满街找寻,寻不到当年的踪迹,虽是正月初二,很多商铺已开门,街道狭窄,行人悠闲信步,小车奔跑忙碌,不禁想起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的诗来:“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我似乎怀疑我曾经来过此地,顿感往事如烟,岁月如水,重来虽未白首,但已早生华发。时光偷走了一切,隐藏得如此无痕,沧桑岁月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车到了深水镇,我们参观了升钟水库,它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座水库,坝上游人如织,大坝在两岸狭窄处修建而成,气势雄伟,风景秀丽,水库淹没了南部县、剑阁县和阆中市部分乡镇,直淹到了我老家包产田不远处。历时八年修建,在修建中我们村很多人去参观。大约是1980年暑假,我与二哥及队里另三个伙伴在天不亮就出发,步行至南部县双峰乡场镇天才亮。偷搭了一阵拖拉机,又步行,赶至升钟时,天晌午,到处都是机器轰鸣声及奔驰如长蛇般的汽车,我们中午吃了面条。稍事休息,顶着炎炎的烈日就往回赶。

而今,水面已将淹没区两岸切割开来,交通十分不便。每年春节我们都要步行约一小时到达它的尾水区,微风吹动湖面,泛起浪浪水波,当时往返的小路已沉睡在深深的湖底。而搭乘汽艇只需两小时即可到达水库大坝。

外甥将去阆中接客人,我们在涂山乡迎新村委会下了车,步行至幺姐家。中午水库大坝只有卖酸辣粉,我们七人每人吃了一碗,这时大家都感到饥饿,幺姐给我们煮了酸菜面,饭后闲聊一阵,天飘小雨,我们赶紧出发,爬过山梁回到了老家。



如果冬季是一本经典的大书,雪便是冬天的序言。瑞雪纷纷,粉塑千林,银装万里。她无私,漫天飘落在大地。银堆玉砌般的白雪,舞白了山川,舞白了河流,舞圆了老农一个又

一个丰收的梦。

不畏凛冽的寒风,不畏寒冷的冬季,一朵朵喜欢在冬天绽放风采的花朵。在万花凋谢时,你却在冬天里独自傲然屹立开放,默默地

唱着一首歌,一首无言的歌。

雪是冬天的序言,是你装点了冬天的封面,你把你莹洁的身躯无私地献给了大地,为了迎接春天又无怨无悔地化成了春泥。

静静地,我在雪中不停地走着,融于这茫茫的天地间,任神思遐想,让这千万朵小精灵化做诗的语言。在心灵的稿纸上行走,使我清纯的心灵,放下了凡俗的重负。迎着雪花灿烂的微笑。自己的心情豁然开朗,置身于晶莹的冰雪世界,使我感受到了心灵的无比纯洁,甩去往日的浮躁,返璞归真。独步雪中,使人有虚怀若谷的恬静,飘然若仙的儒雅。

一个永恒的信念,奏响了北方冬天优美的乐章;一个冰封大地的季节,你铺天盖地地从季节的深处飘来,潇潇洒洒、纷纷扬扬,在天地这本稿纸上,洒下了一首首壮丽的诗行。绵延起伏的群山万岭,披上了你白色的银装,把无私的真情,献给了寒冷的冬天,在萧瑟的冬天里,开始全新的跋涉。

纷纷扬扬的雪花,在天地间飘洒,一片片晶莹的小精灵,在空中飞舞,跳跃着美丽的舞姿。漫步在雪地上,像走进了美丽的图画王国。飘逸

的雪花,给人间增添了几多纯净,几多诗意,几多崇高。六瓣齐花飞舞,平填山中丘壑,一片片,一簇簇,聚天地之精华,逆风凛凛,瑞雪霏霏,粉塑千林,银装万里,伴风飞翔。

一朵朵,一簇簇,喜欢在冬季里开放,飞向田野,飞向村庄,洁白晶莹的身姿,轻盈畅快的舞步为田野盖上了厚厚的雪被,为山川披上了皑皑的银装。我爱雪无私的恋情,更爱她胸怀的坦荡、性格的豪放,在冰封雪锁的冬日里飘落,给人纯洁的遐想,洁白的幻想,白雪带给天空的祝福,融化于泥土,孕育着永恒。

雪是冬天的序言,她恪守自己无悔的承诺,把自身殷勤地献给了广阔的大地,又把生命的血液献给了春天的畅想。雪是冬天的序言,她轻盈、纯情、浪漫、潇潇洒洒、飘飘然然,给冬天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风采。每到冬季来临时,她像洁白的仙女,降临在人间,不知道是冬天的守望,还是对春天的期盼。把祝福化作春天的血液,满载情人的嘱托,满载春天的呼唤。当你融入大地的那天,我们又迎来了一个百花竞放的春天。